

木楞房之恋

● 杨世祥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一缕山风（代序）

丁发荣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养育人的性格、品质、思想，一个民族作家的成长恐怕也是在这样的水土中养育出来的吧。

华坪这个地方，还是有许多文化积淀的，特别是民族文化很丰厚，山梁纵横，沟壑切割，但也清丽秀美，许多文化的枝叶就长在这山山水水中，只要找准自己所处的地方、环境，并认真琢磨，深刻反思，发现生活就可汲取营养。

许多年前，世祥同志就开始涉足文坛，以一股清丽的山风散撒在“华坪文化”等园地，那时恐怕还谈不上有什么风格，写的都是他生长的那山，那水，那人，那些唱得人心酸心疼的民歌歌手，迷茫的猎人，神圣可敬的华扒的生活，写得极为细腻和有特色，很难相信出自一个年仅初中毕业，农村业余作者之手中。

哲人说，生活的磨难对一个人来说是一笔财富，艺术也伴随着生活的磨难产出，读罢《通向山外的路》（1993年载于《民族文学》第十一期头篇），真实而艺术地反映了主人公的生活经历，并且是很典型地反映了那一个时代农村青年的迷茫和艰难。在现实生活中也确实如此，世祥同志城里几进几出，初中在县城，毕业后在农村，干过县城联防队员（实际上他身高一米五七，奇瘦，据说只是协助做户籍工作）。后来回村当了村公所农科员，再后来到县文化局当临时工，写简报再回村。招到水泥厂当过工人，又到烟草公司办公室工作，年纪轻轻，经历颇多，所幸的是到处都遇到好心人，总有人在困难时拉他一把，正如他自己说

的，只有努力地工作，不断地出点成绩，才能对得起众多的挂念他的老师和朋友。也就是这样的生活阅历，使他熟悉了更多的平凡的人们，更多地能体验他们的思想、生活、追求，如警察，村公所干部，农民，文化工作人员，小工人，以及形形色色在农村社会改革中或者在产业调整，进入市场经济中农民朋友们的所思所想，于是活生生的人物和事件也就时时走进他的文学作品中，使广大读者觉得很亲切。

世祥同志的作品语言有其个性、风格独特，细细咀嚼，带有一些人生哲学，把文章写到这种境地，主要靠语言、结构、内容。谈这些是文艺批评家的事，在此提及主要是想说一个有成就的作家，语言是基本的功底，我们看其每一篇作品，都像是一位老朋友在火塘边向你倾述一段故事，表白一种心情，畅谈一种理想，像秋夜之雨，淅淅沥沥，这种至亲至情的作品无时不扣住你的心扉。同时他的语言汲取了本民族的一些语言精华，如谚语、民歌等，使之多样化。有人还说，作家的眼光独特，是另类，我认为主要是他们善于观察生活，善于思考，把一些规律的东西艺术化、把生活艺术化，把美的东西展现出来，把丑的东西撕开，世祥同志就是以他特有的目光在观察，在思考那一支支香烟雾绕之后便是一个个鲜活的形象，他要写的是他们的喜怒哀乐，这就是他的立足之处。

艺术的繁荣与经济的发展并不矛盾，有时经济社会发展缓慢，艺术上的成就却颇多，如二三十年代，曾出现一度时期各种文艺思潮不断涌现成名的艺术作品也很多，但这不是规律，而是一个阶段一个时期各种条件下的特殊现象。今天，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应该写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广大的读者对文艺作品的需求和要求也更多更高了，但愿有更多的作者像世祥同志一样潜心创作，为这片大地奉献更多的精神食粮。

2002 年仲夏

目 录

一缕山风（代序）	丁发荣（1）
通往山外的路	（1）
毕扒世家	（17）
送祖回家	（42）
树 保	（49）
北山丫口	（55）
死亡征兆	（63）
一笑了之	（66）
最近几年的梦想	（70）
遍地落花	（81）
边地金画眉	（100）
走近密英文	（102）
火铳情思	（104）
常回家看看	（106）
你好，嘎切舞	（108）
丑的断想	（110）
歌手人生	（112）
拥有自信	（114）
生存的力量	（116）

感悟劳动	(118)
怀念松林	(120)
放羊的感觉	(122)
常回头看看	(124)
走进爷爷	(126)
闹时节话澳门回归	(128)
大山的回音	(130)
通达情思	(132)
呵，花傈傈	(134)
木楞房之恋	(137)
奇异的“玛卓人”	(138)
神奇的傈山胜景	(142)
避暑胜地仙人洞	(144)
傈傈族认亲只问氏族不问姓	(145)
山村婚礼	(146)
风情万种花傈傈	(148)
第一个工作	(151)
枪 声	(154)
规 矩	(157)
弘扬华坪傈傈族文化的先驱——蔡应福	(159)
傈傈族最具价值的一部古歌——《创世纪》	(162)
黑牛纪事	(164)
我的民族	(172)
民族歌舞	(175)
永远的傈傈人	(177)
花傈傈山寨	(178)
傈家姑娘	(180)

金色之歌	(181)
躁动的心迹	(182)
初 恋	(183)
高原水库	(184)
长相知	(185)
歌 缘	(186)
童 年	(187)
阿妹的纳撒	(188)

通往山外的路

那天，玛着从县城回山寨来，据说样子很特别。

放羊的扩撒扒后来说，玛着走的还是当年他去县城读书的那条山路，扩撒扒之所以看见玛着从小路上回来，是因为扩撒扒这个不会放羊的家伙就喜欢把羊围在路边望过路人。

山寨是个傈僳族寨子，四面环山，青山绿水，很美，但很穷，祖祖辈辈都穷得无可奈何，穷得走不出山寨。

玛着在这天地间独行。

小时候，玛着听阿巴（爷爷）说过：“我们这个寨子的人走不出去，既使走出去了，不管你走得多远，你还得走回来，走回来娶老婆，生孩子，吃洋芋，喝包谷酒到老死。”

玛着那时过三天就满十二岁了，在寨子里的小学读五年级，玛着对阿巴说：“我不信，阿巴你胡扯。”

阿巴的脸顿时阴沉起来，玛着怔怔地望着阿巴，感到自己做了一件不可饶恕的错事。

四周阒无人声，阴森空旷，现在玛着才想起，阿巴的话又应验在自己身上了。

玛着又沿着原路走了回来，毫无选择余地，这是事实，玛着佩服阿巴说的话。

玛着没有带什么东西回来，还是和去年走时一样，就一套行李。

当年读书从这条小路走出去，去年从这小路进城，现在又从这小路走了回来，走走回回，来来去去，山路是个先哲，玛着似

乎听到山路苍茫悠远的忠告：不管你走到天涯海角，你总得回来呵。

没有人对玛着走了又回来，回来又走再回来的怪事感到惊奇，玛着现在才明白，阿巴说的关于寨子的人走不出去的结论，寨里的每个人都理解得那么深刻，那样彻底。

走进山寨，玛着远远就看见衔着长烟锅坐在木楞房门槛上的阿巴。这时，玛着忽然发现阿巴是个先知，阿巴已经知道他断定要回来，而且就是今天，因为阿巴以前从来不会坐在门槛上，门槛是傈僳人极神圣的地方——门神的位置随便不可亵渎。

玛着家的门正对着走进寨子的坳口，玛着一眼看见阿巴是因为阿巴的头帕顶正对着太阳光，在玛着眼里那是一团火焰，阿巴是一团火，阿巴极神圣地迎接了他，却忍心亵渎了门神。多少年以后，玛着才感觉到，从人们淡得毫无生气的眼神丛中穿过去，走到目的却是一片阳光，一团火焰，这对于玛着的精神支柱将是无法比拟的动力，就因为这，玛着从阿巴关于寨子的人走不出去的定性结论：娶妻生子，吃洋芋，喝包谷酒以外，还做了一些在傈僳人眼里有些离经叛道的事来。当然，这是后话。

玛着走进家门时的样子显得非常坦然，被生活激怒了的阿爸用一双威严的眼睛审视着儿子，儿子身上没有什么落难的痕迹，但又没有什么发财的特征，却带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自己的威严被这种东西驱赶得无影无踪。

作为父亲的夫波扒好一会才从这种失落感中挣脱出来，儿子叫了一声阿爸之后不再理会他这种做父亲以来养成的特定的尊严，而去自顾忙自己的事。

十年后，玛着对朋友说，当时是他的人生临界上产生质的裂变的起点。

那年玛着从中学回家时一点也没有现在这种无畏感，那年玛着要命地向阿爸说出了至关重要的五个字：没考起中专，就再没

有勇气说出是否可以读高中的愿望，好象除了读书蹲单位盖章领工资就是笨蛋、就是混蛋的样子，那年阿巴还是那副慈祥的样子：“考不起没有什么，考起了也未尝不可，祖祖辈辈不就这样过来了。”

玛着当时听了感动得热泪盈眶。

玛着从城里回来的第一个晚上去找了社长瓦喳扒，据说他们两人喝了好几瓶包谷酒，吹壳子吹到凌晨一点，吹的好象听说是如何找钱，这对于没有什么稀奇事的山寨来说，是一条新闻。

第二天，脸上浮着一元钱颜色的扩散扒说，玛着带回一大包钱。

关于钱这个东西，几十年后玛着谈其作用时，只是淡淡地说了个半句话：“钱嘛……”然后就把嘴闭成一个弯弓。

当年读书回来的玛着无缘搞成科技致富、地里刨出“金子”、回乡青年一年成万元户等等出类拔萃的典型，也注定挣不到像倒卖木材，拐卖妇女，或卖假手镯、假药材之类的混财。于是，夫波扒对儿子量材施用的安排是去放羊。

在寨子里，年轻的小伙子去放羊，是最羞耻的，这等于在使用一个傻子或哑巴，但玛着无所谓，能和阿巴天天在一起，这本身就是一件幸运的事。

阿巴是寨里的强者，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他都以一种精神抖擞的形象出现在寨子人的眼前，酒不醉在傈僳人眼里是个圣物，再加上能吟唱十二个章节的创世史诗就得更令人尊敬和爱戴了。当然，解放前，他是以惯偷的形象出现在国民党县党部的花名册里的，他能从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县党部大院里偷出一百斤大米，这在当时是够出名的了，这足以和当时安营长铲烟的“事迹”媲美。不过，那个大失民心的政府被推翻后，阿巴的形象从惯偷变为绿林好汉出现在地方史上。

和阿巴放羊的日子里，玛着才真正明白，阿巴下的那个关于

寨里的人走不出去的结论那么被寨里人所理解，而且变为一种永恒的公理，代代相传。

阿巴没念过书，他注定不会明白表情艺术之类的理论，但他讲起故事来的表情却是个天才，他摆出一种特定的姿势和表情，抑扬顿挫的声音，合情合理的巧合和悬念使你如临其境。

玛着躺在床上，一点也没睡意，阿巴的木楞房里还没有熄火，阿巴有个习惯，睡觉前要抽一锅烟，玛着回家来还没有和阿巴好好聊过。

那年，玛着和阿巴把羊赶到山那里，然后就坐在高处的一块大石板上。阿巴的嘴松开了弯，历史在那里翻腾，阿巴说：

“我们这个寨子四面都是山，形状是一只筲箕，这筲箕里面的东西，不管它在空中翻几个跟头，最后还得滚回来。”

“那是民国十五年”，阿巴的声音深沉而悠远，“我们寨里出了个大力士玛萨，是我小时候的伙伴，我们从小到二十岁都在一起放牛，经常在一起捅马蜂、撵兔子，他小时候并不坏，就因为力气很大，被国民党看上了，委任了个保长，从此就胡作非为，到各寨去帮国民党抓壮丁收人头税，吃喝嫖赌样样都来，人家说兔子不吃窝边草，可他连本寨的乡亲也不放过，扩时扒的儿子就是他带着人来抓走的，无依无靠的扩时扒后来上吊自杀了，乡亲们后来就再没有人理他了，听说还有人准备把他干掉，他就在城里买了房娶了汉妻，当了国民党的一个小班长，后来闹解放他觉得风声不对，逃回寨里躲了起来，最后病死在寨里，被寨里人胡乱挖了个坑埋了了事，下坑时，我去看了一下，毕竟是小时候的伙伴。”

“吓！”阿巴用一树丫赶了一下冲在前面的头羊，接着摆起另外一件事：

“五八年土改时，城里来了两个汉人，把寨里的人都叫去开会，说是传皇帝的话，要分地主的地，那时的皇帝叫毛主席。那

晚上全寨的人都去了，听说要分地，大家都非常高兴，有两个人还上台去讲了些感谢毛主席、共产党的话，就是户撒扒、户沙扒，汉人夸了他们两人，后来就请他们当工作队员，到别处去土改，土改结束后，要给他们官当时，两人却留恋家，跑了回来。”

……

“我们寨里的人走不出去，”阿巴又重复着那条自己在几年前下的结论，慢悠悠地说：“不管你有多大本事，都得回来，回来娶妻生子，吃包谷酒到老死。”

阿巴的最后一句话使玛着打了个冷颤。

在一个下着雨的黎明，玛着偷偷地打着背包离开了山寨，跑到城里找了个临时工。

据说阿巴是在第三天才发现玛着不在家的，当时他以为玛着在寨里的某一家里躲懒。

玛着下城里来干临时工是为了和阿巴那个永恒的公理相抗衡。

多少年以后，玛着才发觉，自己注定成不了城里人，注定养不成那种高贵洒脱风流倜傥的气派，玛着不完全苟同阿巴的结论，但对于他来说，却是八九不离十，自然结论对于他还是有点出入的，这得归功于历史的进程。

阿巴还是和前几年那样精神，只是头发全白了，额上的皱纹更深了，眼神显得更加深沉而世故。

玛着所干临时工这个可有可无的工作的地方是县里一个颇具规模的化工企业，厂长见玛着是个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小倮倮，本来想一口回绝，但他看了玛着的自我履历表后，却发现玛着的方块字居然还有点水平，就让玛卓给他抄材料，既不填什么表，也不检查身体，非常干脆地叫他马上上班，工资八十块。

就因为每月底能按个手印领这八十块钱，玛着在城里碰到寨里的伙伴时有点情不自禁地趾高气扬，玛着竭力控制却没有效

果，这可能是一种超自然的现象，玛着向寨里的阿巴起誓。

一年不见，阿巴那个足以使他自豪的结论还是一成不变，只是阿巴没有直接说出来，玛着感到和阿巴产生了一种无形的墙，这可能就是书上所说的“代沟”吧。

玛着在那个厂仅呆了九个月，至于为什么又打道回府可不是一下子就能说清的问题，就像傈僳人的纳撒，一旦编乱了，可不是那么容易理得清的。

玛着离开厂里并不是厂长不要他而叫他滚蛋的，相反，厂长还颇器重他，厂长是个小学生（至于为什么当到厂长，而且是个科学性很强的化工企业，对玛着来说是个谜），厂长器重玛着的原因是他从厂长狂草的发言稿中发现并改掉很多错别字以及加进一些客观而又无伤大雅的结论，而且不露声色，只是彼此心照不宣，于是厂长私下给玛着许诺，下一次招工给他一个免考合同工的名额。当时，玛着不胜欢喜，从山寨到这里干临时工是个起点，要不了几个月，就要更上一层楼了。

这以后，一种说不清道不明或者说是受宠若惊的力量驱使着玛着，在工作上奋起直上，不仅改更多的错别字，而且从厂长片言碎语的意图和感受中能起草出洋洋万言的发言稿。

厂里开始招工时，是玛着进厂的第九个月，只是在这里只能用一句政治上的外交辞令才能完全表达玛着的感受和意思。这就是：很遗憾。厂长把最后一个内部使用的名额给了他妻子的表姐的大姨妈的儿子，厂长那天对玛着做了个美国式的耸肩，叫玛着耐心等待，下一次一定一定一定把他改为合同工，厂长的解释合情合理，表情亲切诚恳，容易使玛着想起慈祥的阿巴。

厂长是个好人。

这是玛着从厂里打道回府的路上做的结论，这个结论使玛着的朋友感到不可思议，当时玛着一笑了之。

后来玛着告诉妻子娜英，正是那个厂长对他的“殊遇”才使

他产生一种想法，一条既不出寨又能改变命运的捷径，他的结论是反面间接得来的，所以直到现在他还是这样说：

“厂长是个好人。”

娜英是玛着的初中同学，她当然听得懂关于间接、片面、遗憾之类的现代书面术语，但是在那时，她也同样和玛着的朋友那样感到不可思议。

玛着下决心离开回家是厂长对他耸肩向他许诺的那天晚上，那晚上玛着脑海里重复着两个字“倒霉”。玛着竭力想抹掉它却怎么也抹不掉，最后干脆想个够，却发现这个不吉利的“倒霉”可以变为吉利的“倒煤”，继而变为“煤厂”，这下玛着的眼睛一下子亮了，他想起山寨的煤。

玛着第一次面对面和阿爸商量自己的计划，在这以前，他从来没有像此时这样平等地和阿爸谈过什么。过去阿爸在玛着的眼里天生一种畏惧感，这种畏惧感以至影响了玛着很长一段时间，只要碰到和阿爸的年龄相仿的人，玛着的心理上就浮现出阿爸的影子，就会变得不知所措，这种性格直到玛着决心离开厂时候才消逝。

阿爸的观点非常明确，他决不容许一个在厂里被赶走（阿爸这样认为）的家伙回来折腾什么煤厂，煤厂可不是你这号毛孩子能干的，能干这种大事的是山外那些汉人，挺着大肚子的有钱人。

在阿爸前碰了钉子，玛着并不气馁，他已经学会在逆境中克服困难。其实，他知道，即便阿爸答应了，家里也拿不出那么多钱，这种商量，只不过在寻找一种精神的支持而已，只可惜夫波扒太固执，他放不下几百年来沉淀在山民脑海中的那种父权的威严去做这种轻而易举的顺水人情。

与夫波扒的观点恰恰相反的是社长瓦嘎扒，他极力怂恿玛着去开煤厂，开采证办成社里的，玛着再从社里包，每年上交一定

的管理费，当然说耸恿这话是不妥的，其实社长是好心，他看出玛着能挑起这个担子，对他本人和社里都有利，耸恿这话是夫波扒说的，他说社长不怀好意，并警告儿子别往悬崖上追獐子，那麝香可不是人人都能得到的。

玛着对阿爸的警告一笑置之，他了解父亲的担心，这种担心包含着爱，但他已不是当年的中学生了，他要干一番事业，不管成败与否。

“我已决定了，谁也不可改变。”玛着平静的话把夫波扒气得发抖。

阿巴的眼神越来越古怪，对孙子开煤厂的事既不支持也不反对，话越来越少，每天早早就赶羊上山，下午太阳快要落山才回来，玛着深感不安，不知什么事惹了阿巴不高兴，要知道阿巴原来是最喜欢他的。

家里弥漫着一种死寂的气氛，玛着心力憔悴，昼夜长思。

这山寨的路啊——

莫非真的走不出去，冥冥之中有一种东西在支配着你，使你无可奈何，任其摆布。

不，玛着狠狠地否定了这种观点，不可能，祖祖辈辈几百年一字不识，现在自己不是识字了吗？这是人类的进步，民族的进步，这是奋斗的结果。

这一想，玛着坦然了，“前面的路还长着呢，”这不是伏尔加河上纤夫说的话，伏尔加河上的纤夫的路是遥遥无期的，而玛着的路是有彼岸的，就凭现在的天时、地利和信念。

先办开采证再去筹集资金，玛着知道：煤炭资源规定不办私人开采证，只能由集体办后，再从集体里包，每年交一定的承包金。

社长瓦喳扒对这件事给予了极大的热情支持，他叫玛着写好开采申请后，当天就送到村公所给了文书，文书看了好半天交给

了书记，书记看了一会儿说，他作不了主，等村长回来再研究研究。

瓦渣扒很有些恼火：你们领导不是天天叫我们办企业吗？人家正要干又挑什么刺，是不是想研究点什么山货？这一想，瓦渣扒就要发火了，玛着赶紧把他拉开，劝他慢慢说，这可能是工作程序吧！我们隔两天再来，不由分说把瓦渣扒拉走。

阿巴病了，硬朗的身子一下消瘦了许多，据说从来不生病的人间或生一次病是很危险的。阿巴以前很少生病，或者说根本没病过，玛着感到有一种不祥之兆。

两天时间，阿巴已不成人形，玛着和阿爸商量，送阿巴去医院，阿巴却坚决反对，他说知道自己的病，只叫玛着进屋来，他要和玛着单独谈一谈。

玛着永远也忘不了这个镜头：阿巴非常平静，说话的声音一点也不像危在旦夕的人。阿巴说，他年轻时也非常想走出去干点事来，他去过四川西昌、盐边，元谋马街、永胜顺州，当过土匪、参加过几个月的边纵，给汉人扛过活，原以为一出山就能有钱使，有饭吃，有房子住，但都没那么简单，最后阴差阳错还是回来了，也好，回来也好，能埋在这从小生活的山里，也就心落了。

阿巴停了一下，接着说：“我担心的是你，人嘛，要懂就样样都要懂点，要不，就只知道撵山打猎、犁田打坎，这样好过些。你现在不土不洋，不傈不汉，往后的日子难着呢。不过，你应该挺住，煤厂也好什么厂也好，看准了就一定要干，干就要干好，我前段时间担心的就是这个。我嘛也知足了，从满清到民国再到共产党，几十年风风雨雨就一步一步走过来了，该看到的看到了，听得见的听见了。”

第二天，阿巴去世了，安详如寐。

阿巴的观点也应在他身上，这决不是巧合，其实阿巴几十年

前就已经看到了。

生是一团火，死是一包灰，阿巴把死看得非常平淡，他就这样平静地去了，几百年，几千年，只有太阳星星月亮才记得阿巴的脸庞。

村公所终于在开采证上盖了章，签了意见，不过玛着明白这只是开头，还要经过乡政府、煤矿局、这样科那样科的庙，进庙不烧点香能行吗？况且还有贷款的事，玛着咬咬牙，打算去巴拉寨去找同学蜂娜英。

蜂娜英的阿爸开有一个煤厂，听说效益不错，巴拉寨的年轻人都在那里挖煤，每天能拿回十多块，这在山寨是一笔挺不错的收入，要是这里也办成了，确实可以为大家办一些事。玛着想。

巴拉寨不算远，但要翻过三座山，下四道沟箐才能走到，蜂娜家就在山脚进山的第一家。

蜂娜英对这个昔日的老同学的到来感到非常意外和惊喜，她可以对寨里的小伙子表现少女的矜持，唯独在这个老同学面前，自己的矜持被化得无影无踪，继而会情不自禁地表现出一种小鸟依人的可爱。

家里没有别人。

玛着对这个活泼美丽的姑娘天生就有一种好感，从进中学的第一天起他就注意起她，把她当作自己未来的妻子，虽然他也发现这个姑娘对自己有一种不寻常的友谊，但他直到毕业也没有勇气说出来。

蜂娜英对这个老同学有一种敬畏和说不清道不明的情丝，她想：如果他的家有自己家景的一半好，这个老同学现在肯定不是坐在这儿，或许民族学院、或许师范大学。她曾经把他的优秀作文工工整整地抄在笔记本上，直到现在她还不时把笔记本拿出来看。

蜂娜英听说玛着是向她阿爸借钱和做担保人的事才来找她

的，老同学的意思是通过她来向她阿爸借钱，难道不是包含着那么一层意思吗？她知道玛着是认识阿爸的，其实他可以自己去说。

蜂国文走进家门时听见女儿在笑，这使他感到很奇怪，要知道女儿很久没有这样笑过。

蜂国文走进屋时，女儿和玛着正看像册，玛着发现他，站起来很有礼貌地喊了场：“蜂叔叔，您好！”蜂国文感到有些意外，这个小伙子前不久去化工厂算煤款还见着，怎么在这里，他认识玛着，还去过他家，那时玛着显得很腼腆，现在却一点也没有那种难为情。女儿显得很高兴地对他说，这是她的同学，就是那个作文写得最好的玛着。

蜂国文一下子发现了点什么，这两个年轻人无拘无束的情态，决不会是一见钟情之类的，什么人来提亲女儿都一口拒绝，恐怕是这个老同学的缘故吧。

玛着走的时候，娜英默默地送了玛着一程，要分手时，蜂娜英叫玛着下一个街天在县城电影院门口和她见面，不仅是借钱和担保的事，更重要的是自己隐藏在心里好几年而无人知晓的秘密，这一下可以公开了。

开采证申请经磨难终于放在煤管局某领导的办公桌前，这领导显得很和善、很仔细地向玛着询问了煤厂的位置、储量、开采史以及如何筹集资金等问题，玛着都尽自己所知——作了回答，最后这领导叫他下一个星期一来一下。

玛着在电影院门口的人群中找了好一会才发现蜂娜英，这哪里是山里的傍傍少女：长发披肩，高耸的胸脯，淡蓝色的连衣裙，奶色高跟鞋，这简直叫他自惭形秽起来。

蜂娜英手里捏着两张电影票，不由分说就把玛着拥进了电影院，电影是《抗暴生死情》，很精彩，只是玛着一点也集中不起来，身边这姑娘的气息直朝这边涌来，姑娘的心思也没在银幕